

the universe is the room

当不羁的摇滚少年
爱上建筑系艺术少女



舒远 著

余音绕梁

他 倔强 带刺，
她 静默 温婉。
彼此 遥遥 相望，
又 相依 相偎。

我爱你，朝朝暮暮。
岁岁年年。



人气作者舒远文艺新作
随书附赠 暖暖番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阳光自上而下溜在两人一猫身后，
有忠诚的影子和即将立春时的光芒。

编辑 (91) 阿黛西五并建

余音 绕梁

舒远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余音绕梁 / 舒远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ISBN 978-7-5594-2280-4

I. ①余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4414号

书 名	余音绕梁
作 者	舒 远
出版 统 筹	汪修荣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喻 戎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苏 婷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字 数	323千字
印 张	9.5
版 次	2018年10月第1版,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280-4
定 价	3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| 那年春夏 | /001 |
| 第二章 | 小镇生活 | /028 |
| 第三章 | 青春与荷尔蒙 | /051 |
| 第四章 | 他的温柔 | /073 |
| 第五章 | 我喜欢你 | /096 |
| 第六章 | 阳光下的变故 | /103 |
| 第七章 | 相爱和重逢 | /108 |


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八章	时光里的零碎	/148
第九章	他要走的路	/171
第十章	再回小凉庄	/198
第十一章	理想与现实	/228
第十二章	平凡的人	/251
第十三章	一年中的好日子	/267
番外	遇见羊城	/289
后记		/297





第一章 那年春夏

01

余声刚跑到阶梯教室门口，铃就响了。

死党方杨的班级坐在最左边挨着墙那两列，女生远远就站起来对她招手。

余声弯下腰从过道小跑过去，坐在方杨早就占好的位置上后，长嘘了一口气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”方杨问。

余声从兜里掏出MP3：“你们这儿太难找了。”

方杨睁大眼睛看着旁边的女生戴上耳机，一副“你不看节目干啥来了”的样子。身边的同学仰着脖子往表演台上瞅，幕后走出来一对俊男美女开始校庆五十周年典礼的报幕。

方杨立刻混在其中跟着鼓掌。

男女主持人的声音一刚一柔，听得余声想睡觉。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，方杨忽然拉住她的袖子摇，余声拿下右耳的耳机看过去。

“出场了。”女生嘴里激动地念叨。

她话音刚落，舞台灯光暗了下来。余声不自觉地抬眼一望，幕布拉开了，舞台上三个男生，一个坐在架子鼓前，另外两个应该是贝斯手和键盘手。

当时所有人都安静了。

余声看了一眼又去按手里的MP3想换首歌，耳边有鼓声渐渐传了过来。

几秒之后她清晰地觉察到周围有女生倒吸了口气，她瞥了过去。

灯光聚集在那处耀眼的地方。

一个男生穿着黑色短袖上衣和牛仔褲，背着吉他从后面走了出来。

他站定在话筒前轻点着头打着节拍，两手握着吉他低下头手指拨弦，有旋律一点一点慢慢跳出来。

余声不是很喜欢摇滚，她觉得那样会很吵很烦，根本就静不下心来去思考。

尤其是对于戴上耳机喜欢与外界隔绝的她来说，摇滚简直就是晴天一声霹雳。

忽然有女生开始尖叫。

一九九四年郑钧出了新专辑，余声曾经在音像店里见到过。

她现在听到的却是和郑钧不太一样的版本和味道，那人慵懒肆意像喝得烂醉的酒鬼，唱着：“你踢了我一脚让我跟你走。”

他一开口，引爆全场。

余声碰了碰正看得起劲的方杨，女生已经陷进去，无法自拔。

余声咽下了那句“你认识他吗”，淡然地挠挠脸颊，眼睛向周围扫了一圈。

一首歌不到四分半钟。

他弯腰低头弹着吉他，脚跟随着节奏起伏，最后以一段独奏收尾。

阶梯教室里接连传来呐喊，吼着再来一首，前后左右的男男女女几近疯狂。

余声默不作声地戴上耳机，直到晚会结束。

回家路上全是骑着自行车说说笑笑的学生，路灯打在地面上，余声坐在方杨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目光前后扫着这条学校到小镇的路。

路两边有人种着庄稼，夜里被风吹起，摇着叶子。

“余声。”方杨问，“你高三真要回咱们这儿读？”

余声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真的？！”方杨开心得不得了，又问道，“为什么不在青海读了？”

余声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想换个环境。”

方杨骑车速度不快，十五分钟后到镇上已经八点半了。

方杨家在镇子的东头，送余声到家门口就走了。

余声进屋就看见外婆正坐在炕头绣花，外公在看《晚间新闻》。

余声蹬掉鞋爬了上去。

“把遥控器给余余。”外婆抬头对外公道，“整天就知道看新闻。”

外公摇头“唉”了声。

两个老人一怒一笑，温暖在这个屋子里徜徉。

后来夜深，余声回房间睡觉，躺下又爬起来，盘着腿坐在床上从跟前的窗户看出去。今天是她来外婆家的第四晚，这里有漆黑的夜，有新鲜的空气，有洒满床沿的月光，还有看不见影儿的青蛙呱呱地叫。

翌日，天还半明半暗着。

方杨已经从家里过来叫余声一起去学校蹭课帮自己复习，余声却还睡得昏天

暗地。女生趴到床边逗她，余声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掀开被子闭上眼吐闷气。

方杨指了指床上那个昨晚被余声关掉的闹钟。

“六点半了，快点起来。”

余声哀号几声，下床洗漱。外婆正在院子里喂鸡，说要给她们煮粥喝。

时间太赶，余声还没梳头发就被方杨拉走了。两人在校门口买了包子和豆浆，边走边吃。

“我下学期才正式报到，现在去你们班能行吗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方杨说，“我都和老师说过了。”

余声“哦”了一声，到教学楼门口刚好解决掉早餐。

她一进教室就看见三五成群的学生在嘻嘻哈哈地打闹着，青木桌面上摆的全是零食，学生们一个个嚼着干脆面。

“后座那几个天天逃课。”方杨说，“咱们坐那儿去。”

有学生擦着黑板，粉尘飘下来，前两排全捂着嘴巴鼻子挥手。

期末考试前几乎全是自习，每节课都有学校复印的试题铺天盖地地发下来。方杨学的也是文科，从第一堂课开始就拉着余声解决自己的数学遗留问题。

晚自习前，方杨出去背书。

余声戴着耳机听MP3，在白纸上涂涂画画。

前桌的两个女生正在聊天，说起昨晚的摇滚男，余声从画纸上抬眼，那些话被空气扫进了耳朵。

五月底的傍晚热浪不减。

教室上头的四个风扇风力都开到了最大，余声还是觉得有些闷。她起身出了教室沿着土操场边沿晃荡，风在空中打着滚儿吹过来。花园里、草丛边都是细细碎碎的读书声，是个空地方就有人在。她左拐右拐，在一栋比较空旷的旧楼前站定。

她听到了架子鼓的声音。

余声有些好奇，往近走才发现声音来自地下室。她沿着楼梯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下，鼓声的节奏感强到空气都在战栗。

地下一层有一排小教室。

余声找到声音的来源，正要往那边走，隔壁一间教室里突然走出来一个留着板寸头的男生，她立刻停住脚视线侧向一旁。

板寸男看了她一眼，经过她进了那间教室。

开门关门的一瞬间，余声看见里头墙角位置摆着架子鼓，一个穿着黑色短袖

上衣的男生坐在中间，垂着眼低着头打着鼓，鼓声震耳。

余声站了十来秒转身，鼓声蓦然停了下来。

有模模糊糊的对话传出来。

“哥们这段 solo 怎么样？”板寸男问。

架子鼓前的人抬了抬眼，懒得出声，双手向上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站起身，提了提裤子边系皮带边往外走。

一旁的男生没得到回应，又凑到跟前挡住他的路：“评价几句啊，我说？”

被拦的人勾唇一笑，由衷地发表意见：“天籁。”说完走出了门。

板寸男：“……”

在男生出来之前余声就跑开了，那会儿表的指针指向六点四十。

她赶到教室的时候，方杨班的英语老师已经驾到，好像在说考试的事儿。

她隔空给看过来的方杨做了个回家的手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

此刻，学校门口空空荡荡。

余声出了校门沿着石子路往家里走，路上除了行人没几个学生。

她手插着兜一边听歌一边往两边瞅，广袤的土地上是一望无际的小树林。

远方几个戴着草帽的大爷燃着一堆火，用长棍拨来拨去，那烟雾徐徐而上缭绕了半边天。风将那火往西边带，送来了草地的味道。

她轻轻嗅着花香走过庄稼地回到了镇上。

街口有一个菜市场，路两边都是菜摊和吆喝买卖的人，还有几条流浪狗四处游荡。

夕阳挂在远方，每个忙碌的身影都被拉得老长。

有大婶吃力地抱着一箱子西红柿往摊位里走，发丝掉下来遮住了半张脸。

隔壁调料店有人喊那大婶，两人笑着一问一答。

余声放慢了脚步。

她再抬眼看向前头，夕阳已经有一半跑到远处的房屋后了。

几只猫在已丢弃的菜叶上头跳来跳去，塑料袋被风扬起飘了一会儿又落回地上。过了菜市场又走了个巷道余声才到家，恰巧看见老人要出门。

“外婆你干吗去？”

“买几个馍馍。”

老太太又问她要不要一起，余声立刻屁颠屁颠地跟着去了。

那家馒头铺子有些年头了，坐落在菜市场的最西头，街坊经常光顾。

店门口围了一圈人。

老太太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才走过去，余声跟在后头往两边看着。

四十来岁的老板娘笑着招呼外婆，又看向老人身后的女孩子。

“丫头，你要几个？”

老人扬唇：“我外孙女。”

“哟。”老板娘盯着漂亮姑娘看，眼睛都亮了一下，“看您这福气。”

老人笑得合不拢嘴，余声不好意思地微笑着点了下头，然后倾身上前去提老板娘递过来的食品袋，听见身后有女生不停地喊着等一下。

“你太慢了。”回应的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
女生怒了：“梁叙。”

男生跨坐在自行车上，单脚点地停了下来。

他穿着黑色的单薄短袖上衣和宽得能装进她的两条腿的牛仔裤，头发剃得很短，漫不经心地对着店里扬声道：“要两块钱的。”

那桀骜不驯的调调在眼角扫到一个身影的时候顿了下，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会了一秒后平静移开。

他左脚用劲转了一圈车子的脚踏，人侧了下头又跟没事儿人一样了。

余声接过馒头，转身和外婆离开。

02

羊城是Z省边外的一个小县，左边挨着哈密，右面是敦煌，中间有一片山，将羊城圈在了里头。县里有四个乡，离山最近人口最少的那个镇子就是小凉庄。

镇上只有一所高中，建在了乡里。

余声从小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，五岁的时候随父母回了青海念书。

年少时的她，每次来，都要跑到屋顶上玩。平房上晒着玉米和小麦，阳光从天上掉到她怀里。那时候方杨还没搬家住对面，两个姑娘经常黏在一起，站在高高的屋顶上看遥远的地方鲜花开满山冈。

“我以后会在那儿读高中。”方杨指着北边乡里。

余声当时看着女生目光所及的方向，只觉稀奇又羡慕。

傍晚的院子里，外婆在这时候喊她吃饭，余声收回所想沿着右边楼梯跑了下来。外公将桌子搬到树下，桌上摆上了清粥小菜，还有刚刚买的热馒头。

“多吃点这个。”外婆夹菜到她碗里。

余声正端着碗喝粥，顺手用筷子把菜扒进嘴里嚼着。

饭吃到一半，里屋的座机响了。老太太放下筷子小跑进去接电话，说了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余声隐约听到几句就知道是谁，闷头不说话。

老头看了一眼老太太，摇了摇头。

那几天余声没事儿就跟着方杨去学校，方杨做自己的卷子，她在一旁拿着铅笔瞎描，也不怎么和其他人打交道。

有一堂课老师叫方杨回答问题。

女生站起来嘴巴张不开，余声便将答案写到纸上轻轻挪到中间。

当时几乎全班学生都转过头看方杨，视线也会落在她身上，余声将头低了又低。一下课，前排两个姑娘齐刷刷地转过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方杨替她答了话。

另一个问：“你不在我们这儿念书吗？”

余声犹豫片刻摇了摇头。

几人没聊几句，关于她的话题便草草结束。

后来余声没上晚自习先走了，回到镇上的时候，天色还早，她便起了兴致想多溜达会儿，走了一圈到了镇西边的小广场。

几百平方米的地方有一个小卖部，四周安置了很多锻炼器材，老人小孩各占一边，还有两三个二十来岁的女人抱着幼儿拉着家常话，时不时地笑出声。

余声就坐在树下的长椅上往两边看。

月亮爬上梢头的时候，余声回家去了。她前脚刚走，身后有两个少年就从另一边进来，停在乒乓球桌边。广场的路灯照下来，梁叙扫了某个方向一眼。

“看什么呢？”朋友问。

梁叙没吭声，若无其事地弹了弹手里的球。

小凉庄慢慢吹起了晚风，路灯照亮了小路。

余声到家的时候，外婆留了饭，她一边吃着一边看中央台的黄金八点档。老人晚上睡得早，余声慢慢也习惯早睡，就着夜里的风声和虫鸣入眠。

方杨期末考的那两天，余声一直闷在屋顶上画画。

院子里老头躺在摇椅上听着广播，老太太坐在一边纳鞋底，偶尔嘴里念叨几句“声音关小点”，然后没一会儿声音又调大了。

小凉庄的日子过得自由快活。

时间到了下午的时候，两个老人会小睡。外婆一般眯不到半个时辰就又醒了，

然后进进出出地忙活。余声跟在后头要帮着干，外婆硬是不让。

老人推她去看电视，《西游记》正演到“祸起观音院”。

傍晚那会儿，屋里座机又突兀地响了起来。余声准备去接，中途停了动作。

外婆已经从院子里快步走了进来，电话里也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外婆偶尔“嗯”一声就挂了。

余声眼睛在电视上，心里却烦躁得很。

外婆出去一会儿后又进来了，两手在围裙上一抹，然后脱下围裙扔到沙发上。老人从立柜垫子下取了点零钱塞兜里，把她从炕上拉了下来。

“跟外婆买菜去。”

余声穿好鞋跟上老太太：“咱家没菜了？”

“就剩几个土豆。”老人拉着她的手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，“再买些青菜，明儿中午给你们爷孙俩做疙瘩汤。”

小凉庄的街道又宽又长，到处都是铺子。

菜市场里的大婶们都开始收摊了，外婆拉着她一家一家地转，弯腰看看，这个菜不新鲜，那个菜又太老，好不容易有想买的，就问问价钱。

“这放一天都不好了还卖三块？”外婆拿起菜又放下。

余声跟在后面，看着外婆和那老板娘为了几毛钱说来说去。她偏头看这条长街，这时候过来买菜的几乎全是老人。

有一个老太太俯下身去捡摊主丢掉的菜叶，还摇着头说：“这不好好的吗？”

最后外婆只买了点小白菜。

回去的路上，余声她们碰见了一脸眉飞色舞的方杨。女生刚考完试没了压力，笑着和外婆打招呼又问余声要不要今晚和自己睡。余声自然想去，看了一眼外婆。

“先吃完饭再过去。”老人说。

方杨嘻嘻一笑，看着她：“一会儿我来接你。”

时针指向八点的时候，女生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过来了，人没进屋直接在外头喊她。外婆装了一小袋橘子让她带着，方杨骑起车来像一阵风。

小凉庄的夜晚悄然而至。

方杨家是开超市的，大人看着店，两个女生没了管束，在房间里闹着玩。女生从桌斗里拿出一个盒子，里头有很多从小就攒起来的邮票、明信片、贴纸和糖纸。

“你还留着这些？”余声欣喜地看来看去。

方杨“啊”了一声，又弯腰在桌子下翻了一通，找出好几瓶五颜六色的指甲油来。余声惊讶地一个个拿起看，这些小巧玲珑的瓶瓶罐罐还像当年她送出去时那样崭新。

“我平时都不涂。”方杨说。

余声笑了一下：“知道你喜欢收藏。”

“对了，前几天我妈在后院栽了几株指甲花。”方杨兴奋地说，“再过一个月开了花就可以包指甲了，比买的还好看。”

余声说：“我记得要加白矾。”

“早就买好了。”女生嘴角一咧。

夜渐渐深沉，她们玩够了，平躺在床上一边吃着橘子一边聊天。

余声眼皮慢慢开始打架，耳边飘着模糊的“我明年一定要考个好大学，从小凉庄走出去”的声音睡着了。

清晨窗外一阵鸟啼声把她闹醒了。

方杨睡得正沉，余声轻手轻脚地穿衣服下床。厨房里方杨母亲正在炒菜，余声去后院拧开水龙头将就着洗了脸，眼角瞥到前屋小超市里进了个人影。

“婶儿。”她站在院里喊，“有人买东西。”

女人扬声道：“余声啊，你先去看看。”

那会儿太阳刚露出一个角，大地安静极了，余声用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水就过去了。小超市和里屋隔着门帘，她掀开帘子，有人扔了瓶饮料和二十块钱到柜台上。

一时没见动静，梁叙摸兜找东西的手一停。

他抬眼看去，顷刻间神色一愣。短暂的几个画面拼凑在一起，他舌尖轻轻碰了碰腮帮，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对方。女生发丝束起扎在脑后，长长的刘海湿湿地搭在左边脸颊上，眼睛清澈得似能渗出水来。

“我……”余声很认真地问，“应该找你多少钱？”

梁叙眼皮懒懒地抬着：“十块。”

余声闻言开始在柜子下的钱盒里找钱，没有十块的，她一张一张地数着一块钱，凑齐了十块后递给他。

意外的是男生并没有去接，反而两手插着兜，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我说十块你就信？”他嗤笑了一声。

余声怔住了。

方杨母亲赶了过来，余声低着头立刻退开，将钱交给女人。梁叙扫了一眼女生，

后者眼睛都没抬，转身就走，在方杨母亲说了句“找你十块”的时候背影顿了下。

她没看见梁叙的嘴角噙了一抹笑。

山沟里的太阳徐徐爬了上来，余声在方杨家吃了早饭才回去。

曦光铺满了长长的巷子，偶尔有三五声狗吠和几户人家开门的声音。

外公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卷着旱烟。

路边过去几个拉着架子车并且上了年纪的老头，经过的时候，停了几分钟和外公说了两句话。梧桐上的叶子摇摇晃晃，地面上有灰尘扬起。

余声也从屋里搬了小凳子出来。

没一会儿，外婆提着两大袋子水果蔬菜回来了。余声跑去接了过来，外婆喘着气坐在台阶上，一个劲儿地用手扇着风，余声将东西放房间里端了水出来。

外婆喝了好几口：“快要累死我了。”

“谁让你买那么多。”外公轻哼了一声，“多大年龄的人了不知道轻重。”

外婆道：“去去去，抽你的烟去。”

隔壁婶子端了一大盆子水出来往门口就是一泼，笑着往这边看，揶揄道：“又和大妈吵呢，大爷？”

外婆对着那婶子嫌弃地指了指老头，外公不说话嘿嘿笑了几声，只往嘴里塞旱烟。

“余余啊，”老太太缓过劲儿来，“外婆给你找个差事。”

女孩子云里雾里，歪头问是什么。

“教人画画。”老人笑，“我今早去买菜，那家有个姑娘要学画，这不是你的特长吗？反正暑假也闲着，就怕你闷出病来。”

“老待在家里肯定不行。”外公举着旱烟对着她。

“去。”外婆白了外公一眼，“没你说话的份儿。”

早上八点的阳光和老人的笑容混合在一起，院子里母鸡咯咯叫了几声。

微风吹起老太太耳边的银白发，那眼神里的慈爱一点儿都藏不住，余声在那温柔里笑了又笑。

于是那个下午，外婆说好的女生大驾光临了。

03

余声第一次见到那样的笑容。

小姑娘十三四岁，眼睛一弯，嘴角咧到了耳朵根去。

从见面开始她就一直叫着“余声姐”，是个古灵精怪而又自来熟的花季少女。

“你以前学过绘画吗？”余声问。

“美术课老师教过一点儿。”屋顶的小木桌前，梁雨用铅笔未削的一端抵着下巴，两只眼睛水汪汪地看着余声，“算吗？”

余声沉默片刻，将一张白纸推到女生眼前：“你先随便画一个我看看。”

梁雨低下头握着铅笔先画了一横又擦掉重新画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过了大概十来分钟，余声从书里抬眼，女生也画完了。

派大星生气变成了大怪物，挺像那么回事。

“余声姐？”她的语气里夹着期待。

“哪。”余声在纸上画了一条线，“先教你一件事，绘画第一笔很重要，如果你感觉画的角度不对，不要那么快就擦掉，要以它作为对照重新画一条，然后再擦掉它。”她说着做了个示范，“像这样。”

梁雨嘟着小嘴巴恍然点头。

“我听奶奶说你在幼儿园时，画画就很厉害了，真的吗？”

余声：“……”

“那堂课”上了两个多小时，梁雨回去的时候还依依不舍，要走了一张余声这两天拿来练手的素描。余声收拾完桌子下去，房间里没人，电视上是某个频道的热播古装剧。

阴毒的老女人要杀掉如花似玉的美娇娘。

余声在心里也矛盾起来，是不是每次女主遭到追杀都要问个“为什么”，然后仇家说一句“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”，等原因解释清楚了，男主就来了。

院子里有说话声，是隔壁婶子过来借老醋。

外婆正坐在厨房门口择青菜，听不清说了什么，只听到清晰爽朗的笑。

余声从屋里的窗子望过去，只见外公背着手提了一袋旱烟进来了。

两个老人又“吵”了起来。

日头一天一天地变长，那几天梁雨每个下午都过来跟余声学画，一来二去就更熟了。很多时候小姑娘也不见得学得有多专注，倒是喜欢跑到屋里看电视。

“我哥天天拿把破吉他都快被他烦死了。”她声音愤慨道。

余声：“……”

小凉庄的夜晚比白天寂静得多，远处的山总是蒙着一层雾，躲在云里不怎么见人，到了深夜就更孤寂冷清。

那天中午方杨打电话过来要余声明天陪她去学校领通知书，余声便早早睡了。

她梦见鱼龙混杂的老火车站，母亲在凶她。

余声是被外婆摇醒的，脸上泪痕一大片。老人心疼地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坐在床边给她擦眼泪。外婆的手很粗糙，爬满了纹路，余声轻轻地触摸一下，感觉像锅上的米粒，有一种被风吹过后的干燥和温暖。

“做啥梦了？”老人声音很轻。

余声慢慢摇头，眼眶却越来越湿。

老太太深深地叹息一声，拿过衣服给她穿上。床头柜上昨夜老人点着的蚊香早已经灭了，灰烬一圈一圈地落下。

“起来洗个脸吃饭，一会儿杨杨该来接你了。”

余声“嗯”了声，下床穿鞋。

方杨来的时候，余声已经吃完饭，正端着剩下的粥喂鸡。外婆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食碗，笑着催她跟方杨快点出门。

小镇主街道的早晨满是烟火气。

余声坐在方杨的自行车后座上，眼睛盯着路口小吃摊那热锅掀起后腾腾直上的雾气。有人来买了两个热包子又走了，身边的人等得急了一个劲儿地想要先付钱，还有的就坐在铺子里优哉地吃起来，豆腐脑里漂了一层红红的辣椒油。

到了学校，门口的礼品店和油条铺全挤满了人。

“怎么办？余声。”两个人走在校园路上，方杨挽着她的胳膊说，“我有点紧张。”

余声不太会安慰人：“没事儿，又不是高考。”

学校里的喇叭放着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”，方杨上了教学楼，余声在土操场上等。七月微风拂面，随后溜进了一丛花红柳绿中。

时间还长，余声目光锁住了一个方向。

那栋楼看样子年代已经很久了，上次来她没怎么注意。墙角应该是这几天刚堆过来的沙子和水泥，或许是要重修。地下室那一排教室里，有一间亮着灯。

余声站在负一层拐弯的岔口俯视，灰黄的油漆已经从门上脱落。

屋里的几个人闲着在说话。

“李谓这小子怎么还没来？”

说话的男生叫陈坡，因高一入学考试成绩单上“坡”字错打成了“皮”字，

而得名“陈皮”。梁叙坐在房间唯一的破烂沙发里，低着头手指拨着琴弦。

“急什么？”他闲闲地道。

过了会儿，教室门被人推开。李谓怀揣着两张成绩单走了进来，陈皮立刻上前抽过来，拿了自己的并将另一张成绩单扔给梁叙。

后者显然不怎么上心，看都不看就塞进了兜里。

李谓一屁股坐沙发上，摸出绿箭扔给身边人一片，梁叙停下调试音色的动作，接过来用牙齿拆掉包装叼嘴里并低下头。

陈皮看着分数沾沾自喜，瞄了一眼那两个人。

“下午涮串去，哥们儿请。”

“你们去吧。”梁叙神色一顿，放下吉他，“我先回了。”说完他起身往外走，陈皮看了眼男生的背影又看看李谓，沙发上的男生无辜地耸耸肩。

梁叙从学校出来直接取了自行车走了，没有逗留。

后面一大群学生陆续离校。

彼时的方杨已经在操场等着了，远远看见余声从某个方向跑了过来。

女生纳闷地看了眼她后面的旧楼，然后等她走近便问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

“去那边转了下。”余声指了指身后一个地方又问女生，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
方杨笑咪咪地递过成绩单让她看，自然是不错了。

这会儿已经十点左右，太阳高高地挂在天上。余声和方杨往校门口走着，东门左边有一排长长的优秀学生照片展示栏挡住了视线。

“我们高二的年级第一基本就没变过。”方杨指给她看。

余声仰脖看了一眼，墙上总共有百名学生。

“我想等你今年高三正式入学了。”方杨一脸惋惜地看着最上方左侧的那张照片，摇摇头说，“第一的位置就该换人了。”

余声开玩笑：“倒数第一吧？”

“不不不。”方杨摇摇食指，“我们学校倒数第一的人比正数第一坐得还稳。”

余声：“……”

“就校庆那个唱《难得糊涂》的男生，还记得吗？”

余声：“……”

那个时候梁叙骑车刚到镇上，不可抑制地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

他揉了揉鼻子，微俯下腰，双脚踩得更快，灰色衬衫都被风吹鼓了起来。

小镇的中午比早晨热闹了些，梁叙到菜市场的时候，母亲沈秀正给人称西红